

XIBUXINSHIJIWENKU

西部新世纪文库

XI·BU·XIN·SHI·JI·WEN·KU

稻香时节

美 桦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稻香时节

美桦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新世纪文库/西村编.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1

ISBN 7 - 106 - 01865 - 1

I. 西… II. 西…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3372

责任编辑:海 风

封面设计:邓红莲

责任校对:郭 沛

责任印刷:刘继海

稻 香 时 节

美 桦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50 千字

印 数 1 - 1000 册

书 号 ISBN 7 - 106 - 01865 - 1/1·0339

定 价 25.00 元



给文友的一封信(自序)

岑玮君:

多年前你就鼓励我出一本集子。这次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这个愿望可以实现了。我将这些年来散见于各地报刊上的作品,选了三十多篇万字以下的小说,汇成了这本以农村题材为主的短篇小说集《稻香时节》。

你知道我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我的东西大多发在外面,除了在外面有一点小名气以外,我周围的同事及朋友只知道我平时爱写写画画,至少还不知道我写了这么一些东西。人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业余文学创作也跟搓麻将下棋打牌一样,同属于业余爱好。写了就写了,发了就发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们用不着因为会写几篇狗屁文章就沾沾自喜自命不凡,老是把文学挂在嘴上。这就跟你我不喜欢上牌桌一样,别人吹清一色杠上花我们不太感兴趣,我们在别人面前牛皮哄哄侃文学同样会令人生厌。自己喜好的东西也偏要别人喜欢,这多少有些不礼貌。我的朋友们坐上牌桌子就会忘记所有的烦恼,我们打开电脑,敲一些我们想写的文字,同样是一种快乐。人只要生活在快乐中就好,我始终信奉那句话:

平平淡淡才是真。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每次和你谈论文学，你老是提起我乌地吉木系列的农村小说，这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出生在一个彝汉杂居的村落，至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姐妹还在那个偏僻的山村辛勤劳作。是那里的山山水水把我养大成人，给了我健壮的体魄，给了我积极向上的勇气，并将影响我的一生。那淳朴厚重的乡风民情教我热爱生活，诚实做人，给了我创作的灵感。每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浮想起那古老乡村的人和事，经常在脑海中和他们斗嘴取乐，这就写成了这些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东西。

人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道坎，每一次成功都是一级向上的阶梯。就工作和业余创作而言，我摆的位置历来是这样：一是保重身体，好好活着；二是脚踏实地，努力工作；三是挤出时间，坚持创作。在文学市场萧条，以金钱论英雄的今天，我不可能以文为生，靠文学养家糊口，也不可能担负起拯救文学事业的重任。既然有这点业余爱好，在集中精力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抽空在文学这块自留地中多经营些文学品种，小说、散文、诗歌、故事、评论、曲艺都作一些尝试。就跟我乡下的父亲母亲经营门前那块菜地一样，白菜萝卜葱葱茏茏都种些下去。皇天不负有心人，只要精心呵护，总会有所收获的。

祝
好！

美 桦
2004 年元旦



目 录

给文友的一封信(自序)	(1)
水才的家事	(1)
乡村名人	(8)
夜追偷牛贼	(20)
毒日	(27)
红窗帘	(41)
缥缈的乡音	(48)
天棒	(60)
村官杨拉日	(68)
英雄老钱	(81)
不见鬼子不拉弦	(86)
天花乱坠	(94)
弟弟买彩电	(104)
浆沟	(111)
电话风波	(122)
走进烦恼	(128)



稻
香
时
节



离婚	(140)
老木桶天窗	(148)
刁民	(157)
地主还乡	(168)
大舅·幺舅	(174)
余震	(180)
黑老板惩恶	(194)
绝钓	(201)
永福和狗屎	(209)
买羊	(221)
红山乡纪事	(228)
诱惑	(238)
火烧示范片	(248)
狗日的电话	(254)
校园钟声	(262)
过年	(273)
眼镜的尴尬	(280)
母老虎外传	(287)
喜宴	(294)
那一年,我跳“龙”门(代后记)	(311)



水才的家事

秋分一过,雾霭渐渐散去,天空大镜子一样蓝得可爱。风吹白了云朵,吹清了小河,吹出了乡村的安祥和宁静;太阳舐红了柿子,烤黄了南瓜,晒得田里地里一片金黄。

田里地里有了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乡民政司法员水才看着家家的谷子都收进了屋,想着自家田里那十几亩稻子,心里老不是滋味。乡上纪律紧,事情杂七杂八,都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穿也穿不过,理也理不伸,即使穿过去,印象也不深。民政司法员,算什么级别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的文件都没有明文的规定。但是乡上除了炊事员外,大小干部都实行了包村责任制,往老百姓面前一站,代表的就是乡党委政府,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乡官了。村上的小康任务,农业生产;税收提留,催粮催款;计划生育,刮宫引产;家庭纠纷,社会治安……大大小小的事都和年底的奖金连在一起,沉甸甸地落到这包村干部的肩上。看着田里忙碌的场面,水才就想,等忙完了村里的事,家里的稻子不在田里沤发芽了才怪。

这天吃过晚饭,乡长剔着牙,把水才拉到一边,说,回去把你家的谷收了,顺便把你那两分自留地也犁一犁,免得别人下种!

乡长嘿嘿地笑,走了两步又折回来,道:

就一天,你不要只顾搂着老婆经营自留地,误了后天早上点名!……

水才很感激。乡里订了一条铁的纪律,在所包村里的生产没



有结束以前,谁也不能离开。乡长嘴臭,但人好。乡干部有三苦:下乡跑腿,风里来雨里去,晒得黑不溜秋和乡下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乡上搭伙,成天饱一顿饿一顿没有个准,十有八九都有胃病;十天半月回去一次,常常遇上老婆闹洪灾。因此,个个养精蓄锐,精壮得如一头头雄性勃勃的公牛。乡政府大院阳气太盛,就常常开一些带荤的玩笑解馋。

水才的家在红山乡的乌地吉木村,离这个乡还有二十里地。水才走得急,回到乌地吉木天还没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水才心里有了一种空荡荡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水才把他带回来的东西放好,揣了两包烟就出了门。水才知道媳妇在田里忙,老父亲在地里割猪草,五岁的儿子也一定在他们周围四处撒野。水才要先给媳妇通报一声,然后趁天黑别人在家的时候去把明天帮忙割谷的人请好。

水才做完这一切,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好一阵了。水才喝了些酒,张口就是一股酒气。家里安了太阳能,洗澡很方便。媳妇显然洗了澡,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还抹了些宝宝霜什么的,那股好闻的气味直往鼻子里钻。媳妇就是生了孩子也还白白嫩嫩,没结婚前追的人成串串,不知馋死多少人。水才有些冲动,胡乱冲了身子,漱了口,用干帕子抹了抹头发就斜躺在床上看起书来。

没看上三行,儿子穿了件背心,光着屁股就跑过来了。

爸爸,爸爸!我要和你睡!

儿子翻身床上,双腿跳得床咚咚响,小雀雀在两腿间飞快地跳动。

媳妇拉长了脸,喝道:虎儿,咋不懂事?爸爸走了这么远的路好累好累,你咋还要来捣蛋?……

水才没回家时,儿子都是和爷爷睡。可是,儿子却撅着嘴:

不!我就是要和爸爸睡!

媳妇左哄右哄,儿子就是不下来。媳妇嗔骂道:好好好!赶快



和你爸睡了！小祖宗，小心着凉！

不睡，就不睡！儿子摇着头。

儿子在水才宽阔的胸脯上开车，在他背上骑马马，翻跟斗，制造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

劳作了一天的媳妇困得不行，连打了几个哈欠，对儿子连吓带哄，还是没有收到实质性的效果。

媳妇气不过，在儿子屁股上拍了两巴掌，啪地拉灭了灯，喝道：睡了，再不睡我打死你！

儿子在黑暗中干嚎了两声，道：

爸爸，妈妈打我，我要跟你睡……

房间里静下来。仅仅就是两三分钟，儿子又爬起来，借着窗外的月影，骑到水才的脖子上去了。

儿子悄悄地拉亮灯，咯咯咯地笑。

水才嘿嘿地乐，朝媳妇眨巴眨巴眼睛。

媳妇轻轻地啐了一口：就你惯着他，任你爷儿俩疯去！

媳妇脱去外衣，躺在里边，闭上了眼睛。

媳妇躺下去就有了轻微的鼾声。

月光把树影扯上了窗帘，筛下沙啦啦啦的声响。

汗水已经把头发弄得一绺绺贴在儿子的头上，可是儿子半点睡意也没有，天真的笑声盈满了温馨的小屋。

水才笑痛了肚皮，觉得眼皮直打架。水才摸着儿子湿漉漉的头：虎儿，别跳了，爸爸给你讲个故事，爸爸妈妈忙了一天，累着哩……你乖乖闭上眼睛，爸爸边拍着背边给你讲……从前呀，有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住在大山下……

故事刚开了个头，儿子就睡着了。

翠花，翠花！水才已经把儿子抱到了里面。

媳妇的嘴角轻轻翕动了一下，没有反应。

水才知道媳妇一天累得够呛，就把刚才涌起的几分冲动小心



地收敛起来，枕着臂迷糊过去。

窗外，有风轻轻掠过，月影匆匆跨过房顶。灰蒙蒙的天让几只大公鸡洪亮的嗓门扯得大亮。

水才睁开眼睛的时候，旁边的被窝已经空了。

水才穿衣下床，媳妇把洗脸水烧好，老父亲已经把院子扫了一半，就等着水才起来了。

其实，水才在乡上也是干着急，回不回家田里那点庄稼都能收进屋的。水才就是回了家，也只是帮着在家里做饭，把来帮忙的客人招待好。乡下就图个热闹，今天你家，明天我家，相相帮帮就把一年的庄稼收进屋了。水才土生土长，在乡上混了这些年，动口的时候多，跑腿的时候多，动手和流汗的时候少。虽说隔家不过二十里地，也实在难得回家一趟。因此，三亲四邻更多的时候是把他当客人看。水才就每年都担当起了这个重任，每年都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博得左邻右舍的好评。

媳妇一走，水才就开始谋划一天里几十个人的生活问题。乡下人好侍候，在这大忙季节，几乎家家都一样，磨豆腐，吃腊肉，喝绿豆汤，简单而实惠。家里腊肉、绿豆是现成的，头天晚上没有磨豆腐，就杀几只鸡，再让老父亲到乡场上割上几斤肉，打几斤酒，做上几个菜，这天的伙食在乌地吉木也算丰盛了。

媳妇前脚刚走，虎儿也起来了，在水才高声叱喝声中笨拙地打着下手。

天晴得很好，太阳也很温柔，秋蝉在阳光下悠悠扬扬地欢唱。

随着田里打谷机的轰鸣，就有精壮的汉子一挑接一挑地挑了谷子进来。汉子们脸晒得黑红，嘴里哈着热气，脸上都挂满了汗水和喜悦。一直忙到天擦黑，才彻底把这一季的谷收完。

上了年纪的吃过饭，剔着牙，喷着酒气，陆陆续续散去。一天的强劳动，全身像散了架，他们得抓紧时间养足精神，第二天再去帮另一家的忙。小青年却不走，白天里累得慌，没有机会耍，晚上



就是他们的天下，他们要玩个够。在哪家帮忙，就借着主人家的灯，玩个心安理得。他们全身都是力气，第二天到了田里还是他们唱主角。

乡下也没有什么可以玩的，前些年玩扑克，贴一脸的胡子或钻桌子钻板凳，博得一屋的哄笑。如今扑克已经过时，麻将作为古老的“国粹”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就消磨掉了晚上无聊的时光。

也下赌注。赌注一般都小，五角、一块，也不在乎输赢多少，用他们的行话说，那叫来点小刺激，调动积极性。

水才在乡上偶尔也陪别人打几圈，但谈不上有瘾。水才刚招呼小青年们把桌子摆好，媳妇就进来说，外头有人找你。

水才前脚跨出堂屋门，媳妇就撵出来在他的胳膊上轻轻拧了一下，道：你不要去了就不回来啊！媳妇说着就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

知道，罗嗦个啥？！水才心里很高兴，嘴上却显得不耐烦。

门口，是村里的银锁大叔。

你家里人多，我就不进去说了！银锁大叔一部乱蓬蓬的胡子颤抖着：你是乡干部，你可得管管我哥那几个不忠不孝的逆子啊！我哥为那几只小兔崽子操劳了一辈子，现在动不起了，兔崽子们就把他两老口撂在一边不管了。你知道我哥是个烂忠厚的天良人，三锤打不出半个屁来。分家时候说断三个儿子称粮食给他们养老，可前年就分了家，都两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兑现。老大看着老二，老二比着老三，老三望着老大，尽扯些偏偏道理！今年老汉我实在看不下去，横下一条心，就是要先把两个老人的口粮落实了，才准几个小狗日的开镰割谷！老汉这些日子天天都在盼你回来……你是国家干部，你说的话几只小兔崽子还敢不听？！……

清官难断家务事，乡里乡亲的弄不好还会得罪人。水才心里有些不乐意，但经不住银锁老汉的苦苦哀求，就和银锁老汉一道上了路。



金锁老汉蜷在那把老式太师椅上，微闭着双眼，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旱烟。几个儿子有些慌乱，脸上尽是讨好的笑。

水才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看得起我，我就来这里坐一坐。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既然来了我就不怕得罪人，你们都把自家的理摆一摆，我得先听一听，这公道话才好说……

媳妇们站在各自的利益上，说老人给老大家多带了几年小孩子，老人为老二娶媳妇又多花了多少钱，培养老三老大老二又多吃了多少苦……

自然还有男人在旁边帮腔。那意思都很清楚，不是自己虐待了老人，而是两个老家伙偏心眼，不拿自己的亲儿子当人！

金锁老汉握着烟杆的手微微发抖，老伴在旁边抽抽噎噎地擤着鼻涕。银锁老汉用烟锅敲着桌子，骂道：几个小狗日的，早知道是这副臭德性，当初丢在尿桶里泡死了哪会受现在这个窝囊气！

水才强忍着怒火，道：这孝敬老人一是国家有法，虐待老人，不赡养老人就是犯法；二是从道德从良心上说，养儿防老天经地义，人人都会老，两个老人的今天可能就是你们的明天，你们得给孩子们做个榜样。……当然，一家人日子长了难免有些磕磕绊绊，心里还有啥疙疙瘩瘩的统统倒出来再说。

三个儿子在媳妇们的怂恿下又七七八八说了一些倒胃口的话。

够了！

水才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高声喝道：

你不负担我不负担，还有没有天理良心？还有没有王法？你几弟兄虐待老人早就在乡上挂了牌，还不想悔过，看国家法律治不治得了你们的罪？！……

水才做民政司法员，天天和民事调解打交道，这些场面见得多。在乡上水才得小心谨慎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可是在这种场合对这几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家伙得先镇住堂子，把威风拿下来。



果然就都哑了口。

水才说,大家如果依商量,一会儿我们就把商量的结果写成协议,明天就去公证,以后打官司这就是依据;要是不听招呼,明天我就带着金锁老爹去告状,虐待老人判他个三年五年还是轻的!

.....

把粮食、医药费以及老死送终等问题全部搁平,写好协议,已经是下半夜了。

打麻将的小青年早已散去。水才洗了脸,进屋一看,媳妇搭了件衣服躺在床上,连外衣都没有脱,随着胸脯一起一伏,鼾声均匀悠长。

水才把媳妇盖着的那件衣服拿下来,轻轻地拭净媳妇嘴角的梦口水,吻了一下,媳妇仍然没有醒。水才想着媳妇一天在田里忙活,不忍心叫醒媳妇,给媳妇掖上被子,就让媳妇均匀的鼾声继续响下去。

个把月不挨女人身子,白天跑了一天路,晚上一挨枕头就能沉沉地睡去,还要做一些花花哨哨的梦。可是,……水才叹了口气,就把那份冲动硬憋在心里。

水才迷糊了一会儿,天就蒙蒙亮了。

水才在朦胧中觉得很累,睁开眼睛一看,却是媳妇一只胳膊和一条大腿死死压在自己的身上。

水才心里一热,轻轻地把媳妇的胳膊和大腿挪开,翻身下床。

水才洗了脸,临出门,吻了一下媳妇就打算告别。

不料媳妇从被窝里斜伸出只腿来,轻轻地踹了他一脚,嘟嘟噜噜地骂道:

没良心的东西!

媳妇骂着,轰地一声,扯过被子就把头严严实实地捂住了。

水才没有时间和媳妇缠绵,急匆匆地往乡上赶。

水才边走边想:娘的,下次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乡村名人

罗跛子

罗跛子貌丑，但在乌地吉木却算得是个人物。

罗跛子姓王，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解放那年就跟家里断了音信，他母亲挺着个大肚子，又怕又惊，不足月就生下了他：罗锅背，两脚一长一短。长大后就佝偻着个身子，一颠一跛地走路，让人看着替他费劲。他母亲是名门闺秀，懂文化，给他取名王栋，意思是王家的栋梁。但乌地吉木的人嘴臭，哪管他栋梁不栋梁的，见是个罗锅背，跛跛脚，就叫他罗跛子，倒把那响当当的大名给忘却了。

罗跛子是废人，脑袋却是极聪明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做母亲的就勒紧裤带供儿子上学，指望儿子能从书本上念出个道道儿来。罗跛子矮子爬楼梯般一步步往上爬，好不容易到小县城上了高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停了课，罗跛子佝偻着背，跛着脚，且属于反动军官的子女，自然就革不了命，只得回家荒废了学业。做母亲的也让革命小将们运动来运动去，不久就死了，把满腹的遗憾和辛酸留给了罗跛子。

罗跛子上衣口袋里常插着两管笔，写得一笔好字，拨得一手好算盘，在乌地吉木还算得是一个大文化人。大队领导研究去研究来，大着胆子请他当上了记分员。罗跛子佝偻着身子从这块地跛到那块地，上衣口袋里的笔就在记分簿上发挥了作用。



罗跛子成份高，不愿多和村中的成年人打交道，但他喜欢与村中的孩子们耍。罗跛子一个人吃饱全家人不饥，得了空闲就颠着个身子去跟孩子们逮蚂蚱、斗蟋蟀、捉迷藏，或一颠一跛晃到村头老槐树下，给圈在他周围支着脑袋立着耳朵的孩子们讲诸葛亮讲岳飞讲杨子荣……直听得孩子们忘了吃饭，没了瞌睡。村里一帮孩子被他使得团团转，且都有了教养，一口一个“罗叔”叫得甜滋滋的。于是，他眯起的眼睛里就有了几分得意。

罗跛子那一身的孩子气，常常使村中老年人摇着白了的头，咂着干瘪的嘴直叹气：

唉，造孽啊……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一天一天地过去。

这一年，罗跛子那一直跟家里绝了音信的父亲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见国内政治气候一天天好转，就回国探亲来了。父亲两鬓斑白，饱经沧桑的脸却和他笔挺的西装一样精神。在国外开矿腰包里有了一大笔钱的父亲见儿子长成这么个模样，流了很多泪。就说，要把儿子带出去，找医生治治身子，以后继承他的遗产。

罗跛子却没有应诺，踌躇了很久，一直到他老子走也没有点头。

村里热闹起来，大家都说罗跛子应该跟他老子出去见见世面，享享清福，有了钱，在那个花花世界里过日子，也不枉活一世。人往高处走，何苦恋这个山旮旯在这穷山沟里遭罪！议论着议论着就生出恼来：

真他妈一个不识好歹的狗东西！

看着那罗锅背，跛跛脚，村里人也就坦然了：好个狗日的，他是碍着面子，出去一颠一跛怕洋人笑话咱中国人，丢咱中国人的脸哩！于是，就生出了几分崇敬几分怜悯，也就生出了几分感慨：

唉，白白有了个聪明的脑壳，白白有了个出洋的老子！

罗跛子对这些恶毒的或善意的话只是不理，仍旧跛着脚，得了



空仍然和孩子们玩得火热。

然而，就在人们生出几分崇敬几分怜悯几分感慨的时候，他出洋的老子到底没把这罗锅背跛跛脚的儿子给忘了，给他寄了一大笔钱来。

村里又热闹起来。先是猜那钱，有说是五十万，有说是一百五十万。无论如何，这么大的数字是这个穷山沟里的人做梦也没梦到过的。看着罗跛子佝偻的身影，想着他平日待孩子们的好处，人们这才真正可怜起他来：一辈子住破屋，一辈子穿破旧衣服，也没个女人给他洗衣做饭焐被窝，罪过啊！

于是，村里好心的人张罗着给罗跛子牵线搭桥。但给他介绍，他就拒绝，再介绍，就再拒绝。给他做媒的就都生了气，咬牙切齿：好个狗日的，财大气粗哩！有本事娶个卷卷毛红嘴唇的洋妞儿去！罗跛子这才憋红了脸，说：

算了，我可不愿拖累别人一辈子！

于是，人们又叹息：好你个狗日的，只要人家不嫌，你何苦哩！白白做了一辈子的男人，白白当了一辈子孩儿王，却没有自家的种！于是，又多了几分崇敬几分怜悯。

就有好些人把自家的孩子抱上门去认罗跛子做干爹。干儿干女磕了头，叫过干爹，就叫罗跛子去吃饭，真正把他当亲人待，直吃得他天天满嘴流油。

罗跛子做了干爹，仍然家不象家人不象人的。仍然摇着蒲扇在村头给孩子们讲诸葛亮孙悟空杨子荣，仍然颠着脚和干儿干女在村头猜谜语捉蚂蚱斗蟋蟀……

好个狗日的，哪象正经过日子的人？人们早先对他的那几分崇敬和怜悯早换成了当面或背后恶毒的议论，瞧瞧他那身衣服，瞧瞧他那破窝，不知道他那钱是留着买爹买娘还是买棺材匣子！唉，天下竟有这样不中用的人！唉唉，只可惜了他老子那一片好心……